

思想家对另一位思想家产生影响的估量，变成一项有风险的和成问题的的工作。“被影响”是否意味着某位作者吸收了当代或者前辈们的某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融入其自身思想体系的框架中呢？倘若如此，我们可以指出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哲学体系这一点来自于冯特，那一点来自于雷诺维耶(Renouvier)，再有一点来自于霍奇森(Hodgson)，还有一点来自于斯顿夫(Stumpf)，其他一点来自于洛采，等等。以此，我们会轻而易举地把詹姆士的哲学还原为它的诸构成部分，直至把他的主要思想全部打包，放进他的思想“来源”。这样的还原过程，不但看起来荒诞无比，而且也不可能准确分析出詹姆士思想中最具独创性之处。

那么，在“施影响者”帮助“受影响者”发展和丰富自身思想的过程中，这种“影响”的过程暗指的是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呢？当然，就詹姆士来说，也可能对于任何其他重要人物来说，这是更有把握做出的假定。这篇文章主要是在此意义上分析洛采对詹姆士思想的影响。

有些人甚至质疑研究最周密和成熟的思想体系的历史来源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点，在崭新且经历着快速变化的思想领域中尤为如此。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工作在当下，寄希望于未来，但忘却了过去的倾向。19世纪八九十年代，詹姆士经常批判极为年轻的心理学。他坚持认为，心理学依然处于襁褓之中。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心理学家研究的历史来看，存在着几近完备的明显迹象，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这种对心理学史的关注。我们的时代见证了美国在过去六年内心理学上至少呈现的三段历史。我们已不再需要为心理学上所展开的历史性研究持保守态度。

在考察詹姆士得到最大启发的那些思想资源时，大可不必怀有愧疚。因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詹姆士是最早一批对美国心理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众多思想家之一，而且，时至今日，他仍被认为是具有伟大声望的人物。此外，詹姆士还是他那个时代向美国公众传播外来心理学思想的主要领军人物。詹姆士读过的书，他想要感激的人，产生过思想碰撞的思想家们以及碰撞中所尊崇的思想，这些不仅仅是传记关注的兴趣所在，而且还会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近来以及当下美国心理学上的重要观念。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那些对詹姆士思想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家中，必须要提及鲁道夫·赫尔曼·洛采(Rudolph Herman Lotze)。詹姆士在其《心理学原理》<sup>①</sup>一书的序言中对洛采表示了特别的敬意。由于洛采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詹姆士的行文中，人们很难精确断言洛采对詹姆士思想影响的准确范围和程度。詹姆士阅读面广，对来自众多资源的观念具有极度的敏感性并以其特有的力量和热情展现出在吸收和表达这些观念上的卓越才能；他对任何其他领域都缺乏兴趣，独独对新近的心理学历史情有独钟；而且，人们公认，詹姆士对文献的引用、记录和参考，可谓乱七八糟，这一点解释了詹姆士在一些场合下公开承认其思想来源，而在另一些场合中却无意间对其忽略的原因。由于上述的因素，人们在考察詹姆士思想具体受某位思想家影响的任务上，变得格外复杂。其他阻碍因素则是洛采思想的折衷性、辩

<sup>①</sup> “……在我第一次文学探索结束时，我仍无法抗拒这种探索带来的吸引力。我已经从 J. S. 密尔(J. S. Mill)、洛采、雷努维耶、霍奇森和冯特作品中获得了灵感，对此我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William James,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I*, New York: Henry Holt, 1890, p. vii)。1879年，詹姆士在给 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信中写道：“……我发现，在自己生生不息的心理学思想中，有很多经典的篇章已经被洛采预料到，这令我兴奋的同时又厌恶……”(R. B.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Boston: Little Brown, 1935, p. 16)。